

一个人的“寻找大兵瑞恩”

王尔山

我是从“尤金回家”这条新闻留意到这个人的。

尤金，全名 Robert Eugene Oxford，昵称尤金，美国空军中尉。2017年6月，在他的家乡，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康科德市，美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专机、仪仗队、国旗，还有跟他同期服役的空军飞机从低空掠过。

但这也是我们渐渐从美国大片熟悉的美式做法，不稀奇，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当天自发前往现场为他送行的人群，除了他的乡亲们，还有特意从外地赶来的一二百多位华人。

当时小城的人口刚过360人。这是什么情况？在尤金家人发布的讣告结尾，出现这么一句话：希望各位能向克里顿·库里斯（Clayton Kuhles）先生捐款以代替献花。这又是什么情况？

迟来的葬礼

先说简单的：尤金葬礼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华人，原因是他牺牲于“驼峰航线”援华空运任务途中，这些华人是来表示感谢的。

那是二战期间的事，距今超过70年。驼峰航线不是寻常航线，不仅地理气候环境恶劣，荒凉而陡峭的山体容易造成强烈的上升和下沉气流，还有凶狠的日军炮火，尤金他们驾驶的飞机在今天看来几乎可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应付起来相当吃力，但当时中国和她的西方盟友别无选择：先是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关闭经由丝绸之路运送西方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陆上通道，接着，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经由缅甸和印度运送物资进入昆明的陆上通路也被切断。

美国总统罗斯福针锋相对地表示，“日本人可以切断滇缅公路，但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将飞机和弹药送到中国军队手上”，这番话直接催生了美军第一次越空任务：按照美军一位军官后来的说法，直到罗斯福表态前，军方对飞机这一新事物在战争中的可能用途，主要集中在远程轰炸机和高性能战斗机，至于用军机将人或物资大规模快速运送到指定地点，这一需求还不存在。

这“第一次”就是“驼峰空运”，从印度经中缅边境飞越如驼峰般绵延的喜马拉雅山，将陆续通过海路抵达印度的战略物资送往昆明，再转到重庆等地。

这条航线的开通还有一个小插曲：1942年4月初，美军一名飞行员经此一航线将一批飞机用油成功送到中国，准备给杜立特领导的一个小分队加油，他们定于4月18日执行一项绝密任务：空袭东京。不幸的是杜立特小分队的飞机多半在完成往返航途中就因油料不足而坠毁于中国境内，没能用这批油料加油以飞回美军的航空母舰上，随后引发一连串关于中国人民如何拼出性命保护他们逃脱日本人追杀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

但这名飞行员照样青史留名，因为他证明驼峰空运是可行的，由此拉开了空运序幕。

在这条航线上，正常情况只要三个半小时就能飞一趟，偏偏这是非正常航线，结果代价惨重：至1945年11月驼峰空运正式结束时，单在美军这边就统计有超过一千三百名机组人员遇难、三百多人失踪，另有将近一千二百人获救，损失飞机超过五百架。

尤金生于1919年，是家里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高中毕业就在家乡做邮递员，也在自家农场帮忙。官方档案记载他的入伍日期是在1942年1月21日：就在他人伍前半个月，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对日宣战。

——那时响应征兵号召而报名参军的美国人应该很多吧，而且多半不觉得还要留下什么豪言壮语？至少尤金就没有，他就是跟随几个哥哥的脚步，既然他们参军了，他也要去。

事实上，在他被找到后，官方档案就能补上失事的细节，而不是标记失踪，但也仅此而已，看上去还是很简单。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从军轨迹，是先在美军飞行学校受训半年左右，8月成为投弹手，加入美军第十四空军一支中队（当时美国空军附属于陆军），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初，派驻昆明，开始执行驼峰空运任务。

1944年1月25日上午，尤金和他所在的机组一共八名乘员，从昆明起飞，目标是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一个叫贾布瓦的小镇，执行新的一趟驼峰空运任务，不幸在途中失去联系。那时他24岁，与他搭乘的飞机B-24“解放者”型号一样。

意外的发现

但在隆重的葬礼举行前，尤金他们还要在人迹罕至的陌生土地默默待上几十年，家人只知道他们失踪了，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飞机落在

哪里，直到他们的同胞，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陌生人跟着当地向导排除万难找了过来。从2002年开始，库里斯已多次前往缅甸，跟当地居民用坐牛加步行的方式，深入村民所说见过闪着银光的飞机残骸的地带，一心要找到那些失踪者，让他们可以落叶归根，给他们的家属一个明确的交代。

他不是美军或政府派来的搜索人员，他是自己认定要做这件事，就自掏腰包去做。

现在他还有一个助手，他们建了一个网站，链接是 <http://miarecoveries.org/index.html>，专门用于展示已经找到的失踪人员信息，包括媒体报道——我特意去看了，发现整个网站非常朴素，没什么高科技的炫目加持，但设计合理、方便查阅，一看就是出自头脑清醒、思维缜密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原本安安稳稳做着他的打工族，很快就要年过半百，早已过了一般认为容易冲动的年纪，业余时间喜欢爬山探险、在崇山峻岭之间放飞自我——听上去是不是很像我们这里一些广告描绘的“成功人士”模样？

却不料，就在2002年他自己策划的一次登山探险假期中，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因为偶然听他请的一位当地人搬运行提，在他下一站西南方向不远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有架飞机残骸，心跳就突然加剧，飞快地盘算了一下，果断决定延长这次旅行，多给自己两星期的时间，从而可以跟对方前去探个究竟。

这是库里斯先生告诉我的，当我问他，有没有具体一件什么事，无论当时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促使他踏上寻找驼峰航线失踪者之路。

还真让他找到了“那架”飞机残骸，他在现场收集了一些身份号牌，带到位于仰光的美国大使馆。

在那里，他被告知，他找到了在驼峰航线上失踪的一架飞机及其机组，美国在这条航线上先后失去了五六百架飞机，机组加上乘客约有两千人失踪，标记为MIA，意为在行动中失踪，但寻找这些失踪者这件事，没有专门的人在，做。他觉得这不应该，因为那是他的同胞，他们抛下亲人远赴异国为和平而战，应该有人去找他们，要找到他们的下落，给他们留在家乡苦苦等待的亲人一个准确交代。



尤金机组在他们的飞机前留影。在昆明和煦的阳光下，这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给自己的飞机取了一个热辣辣的名字，仿佛那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让他们心跳加剧的姑娘。

1884年，境外漂泊二十余年的学人王韬，终获大清上层许可，以百周年海归故里。重返沪上老街坊，青葱往事多梦想：“荡沟桥侧有一姬……予至墨海必过其室。一日，是姬晨起，探花于篱底，微见弓鞋半折，予不禁痴立良久。彼闻人声，四顾流盼。余乃以团扇障面而过，因微吟曰：‘篱外团扇白，篱内弓鞋红。弓鞋不露土，团扇可遮容。美人回眸若有意，摘花簪发何匆匆。一花落地待即拾，愿即持入袖中。’”子之宛宛，固非无情，不知姻缘簿能为我如意珠否？”（1852年6月9日）

昆山甫里王韬，20岁时一竿子坐舢板，来沪上墨海书馆打工。年轻气盛的秀才，结识一帮初通西学的时尚文人，读书写字、译书付梓。倦来休闲消遣，无非茶酒应酬，勾栏访艳，轻狂无忌。稍微像样一点的社交，便是出北门，跨虹桥，抵医院，围绕美国基督文化中心沃纳。是日赋闲，至医院听美人说法，受主餐……后至英署，于春农寓斋小憩片时，即别。（1854年8月24日）“午时借星垣渡虹桥，往钱氏小斋，梅苑新初成，特备佳肴，与二三友朋小饮……酒酣得战，极尽欢乐。归已夕阳西匿矣。”（1854年9月15日）

王韬心思活，胆色粗，不仅快速接受西学，而且立马实践行动。他与痘师王春甫仔细分析牛痘接种疗效，“以人痘浆种者后必再出，用牛痘浆者必无妨

他这“第一次”发现也让他有机会见到机组的家属，与这些人交流的过程坚定了他的想法，他决心继续搜寻失踪者。

从2002年到现在，他已经找到22个坠机地点，193名失踪人士得以确定下落。

在他的网站上有一个小小的募捐启事，提到这项目几乎是他一个人独力维持运作，还有这么一句话：平均一趟为期两个月的搜索，花费在15000美元左右。——这应该没有把这一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计算在内吧？

2018年1月，当我与他取得联系，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从2002年开始搜索以来，什么是最好的回馈，什么最让他感到快乐。

他说最好的回馈就是看到家属们发自内心的感激，最大的挫败就是，借助现代科技找到失踪者并不难，为什么做这事的人还这么少、还有那么多人没找到。

这后半部分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他会提一下，即使进入高科技时代，他作为富有经验的登山者第一次深入缅甸的深山老林寻找飞机残骸还是差点送了命，又或是，美国政府对民间报告的反应让人感到气馁。

比如前面提到的“尤金回家”，库里斯早在2006年就找到了线索，但当他回国提交报告敦促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却发现，军方虽有专门部门应对MIA这种情况，却在抱怨经费短缺而实际工作效率低下，总之又过了差不多10年，才在2016年夏天于国立实验室完成机组人员的DNA比对工作，再过上一年，库里斯和尤金的家属终于等到军方派专机护送灵柩回家这一天。

尤金家属在讣告里特别请求大家捐款给他以代替献花。

这就构成完整的圆：尤金从军让库里斯感动，发誓要把他带回家，这又感动了尤金的家属，愿意尽己所能支持他

笔会 记录



当库里斯不远万里找到缅甸深山这片丛林，眼前就是这样冷冰冰的残骸，飞机机身编号清晰可见，默默告诉后来者，这就是他们，尤金和他的机组。图片来源：MIA Recoveries, Inc.

王韬的日记与西学圈

方益盼

近年中国渐行此法，虽祁寒盛暑多可种，但柴不可过十日，过十日则力薄不效”（1859年正月22日）。参与沪上首例西式婚礼，“前日为春婚期，行夷礼。至虹口裨治文室，往观其合卷。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小异亦在。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娘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俟相为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拜。礼成即退，殊为简略”（1859年3月28日）。尝试银法摄影，“时，春甫学《照影法》，已略得其半矣。试照余像，模糊不可辨，衣褶目即未了，想由未入门之故”（1860年4月29日）。最终，兴趣广泛、西学着魔的王韬直接进言献策太平天国上层，不幸殉难。先藏英署领馆，继而流亡香港，一生因果自洽。

测护城河与篱笆院，包括华夷界河洋泾浜，都已填埋修路。城墙脚下残留虹桥弄，聊供游子怀旧。再往北就是四马路，书局长三麟次挨着，历尽风尘的半百王韬，早已不为所动。倒是夷场西端八仙桥畔，新式的格致书院诱惑更大，那里是其即将履新CEO的工作单位。创立格致书院的最初五位董事，都是洋派人。著名买办、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乃唯一华董。学界很少谈及唐的早年经历，作为中国最早旅美少年容闳、黄胜、黄宽的同班同学，少年唐留居在香港继续西学训练和职业发展，其成年后的事业作为，不输出洋海归人。而王韬乃吾沪上西学先驱！墨海书馆期间，与李善兰、管小异、合信、麦都斯这批中外学者，热心搞西方文化译介传播。旅居香港20载，他结交社会贤达，与马萨德塞孟松书院（Monson Academy）肄业的黄胜，以及第一个获得伦敦法学院博士学位的华人伍廷芳，合作《中外新报》《循环日报》，同为中国现代新闻报业先驱。学术上，王韬以四

下课铃响。但走廊里一点动静也没。平时铃响，教室门开，学生奔涌而出。但此刻，到处静悄悄。因为放寒假了。

教室后面的黑板，看着前面的黑板。没了一大群孩子遮挡，它们像初次见面那样，在窗帘低垂的房间里对望。椅子一律被翻倒在桌面上，四脚朝天，似许多枝丫，静默如丛林。底楼的窗栏杆上，几只麻雀跳来跳去，为找到新捷径雀跃。它们从常年敞开的厕所窗户飞进，然后穿过厕所，从门飞出，瞬间从校外抵达教学楼内庭。内庭的花坛里，蜡梅开花了。没有人来看。

学生们都走了。老师还要多上一周班。他们躺在教师办公室的暖气里批卷子。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教工子弟。妈妈和老师在忙，而我在玩。平时和几百个同学分享的校园，现在独属我一人。

没有人的操场，并不显得更大，只是显得沉静了。往日学生上体育课、做操或课间游戏，总有行人站在栏杆外往里看。有时是学生家长，特地来张一眼自家孩子；有时路人经过，好奇驻足片刻；但更多的时候是几个周边社区的老头。他们拄着拐杖，戴着绒线帽，面无表情，却又经年累月地来。他们从不发声，只是始终手握栏杆，有时把两段手臂伸进校园，然后交叉互抱在自己胸前揣着。他们长久保持这姿势，眼珠追随孩子跑跳的身影，间或一轮。偶然足球出界，一个学生追着走到墙角来捡球，头一抬，会和老头的目光对上。

现在放假了，老头也从栏杆后消失了。平日满操场滚动的足球、篮球和羽毛球拍被悉数收纳上架，锁进操场边的器材间。我隔着窗玻璃看它们，像探望被囚禁的老友。我努力辨认着它们，直到被自己呵出的白气蒙住了玻璃。平日森严的大礼堂的门现在倒是没锁，成排的可翻折座椅，呈现出一种团体操般的气势。我站到讲台上，假装作一个报告，按动电钮，大型黑板自动升降，我虔诚地鞠躬，然后下台，假鼓掌。然后在成排可翻折座椅的目送中，缓步离场。

午餐时间，妈妈带我去教师食堂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我谨慎地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任课老师问好。但他们已经放松下来了。他们应承我，不是师对生的应答，而是长辈对亲戚小孩的那种应答。原来，他们和学生一样，一样挑食、一样剩菜、一样在吃饭时讲话。他们轻声议论食堂师傅的是非，互相打听对方春节去哪里玩，笑嘻嘻说哪个女老师和男老师在谈恋爱。我默默扒饭。直到校长走过来了，他把自己那份餐后水果递给我。是一个包在红色塑料袋里的大橘子。我看着他上了年纪的脸，忽然想起平时学生私下里喊他的绰

蜡梅放寒假

沈轶伦

号，不禁一笑。他就开心了，以为用橘子哄孩子成功而快慰。我赶紧低下头去。

有一个光头老师，会在餐后到操场的洗手池刷牙。我摸准了规则，每次都绕到他身后，才忽然大叫一声“老师好！”他回过头来，手持牙刷，满嘴泡沫，含糊不清地说“哎好。嗯，乖。”第二天中午我又绕到操场，等着他拿着毛巾杯子走过来，等着他打开龙头灌水，观看他仰头漱口，然后等到他刷牙进行到一半，我再走过去大叫“老师好！”他惊了一跳，满嘴泡沫地回头说“哎好。嗯，乖。”

但也是在教师餐厅的午餐上，我听到别的老师议论说，光头老师没有分到房子，当时和老母亲栖身学校一间阁楼里。他的母亲在那里过世。早上学生上课前，校长要求他把尸体“快点弄走”。他大骂校长冷血无情。校长被骂到脸红一块白一块，嚷嚷说“可这里毕竟是学校啊。”

我从没见过那个老太太，也从没察觉过学校里竟住过人家。这个校园里，曾经睡着他的母亲。但学期结束，这所校园里已经没有他的母亲了。知道这件事后，我绕到操场去，看到他又在按时饭后刷牙，我看了一会儿他光着头的背影，看着他把手巾拧干甩到背后，然后我走开了。

往常只有气象小组的学生，才可以上天台，但现在没人阻碍，所以我也上教学楼顶楼去了。我攀在墙的边缘往下看，能俯瞰整个校园。平时显得很大的操场变小了，沙坑也是迷人的，每周一晨会时万众瞩目的领操台也是微观的。校领导和学生代表例行要站在上面，鼓号队和升旗手要站在前面，那时候到底训导过我们什么呢？风呼呼吹着，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周边阴云停滞，都像被冻僵了一样，灰蒙蒙的校园里，只有教学楼内庭，一小片金色蒸腾。是蜡梅开着花。

我下楼去折一枝来。现在没有值日生巡逻，也不会有人推搡着威胁说要去告诉老师。一个向来很严肃的女老师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就过来欣赏我手里折下的花，赞声“好香呐”。她摸摸我的头离去。此刻我只是他们同事带来单位玩的小孩，不再是需要用纪律去驯服的学生。

因为放寒假了。一切都变了。只有课间铃。它依旧每四十分钟一响，休息十分钟后再一响。空无一人的校园里，铃声尽责回荡。像一个不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的人，像被窥见了幕后所有秘密的魔术师。它还是那么漂亮。我听到它还是会下意识浑身一凛。但它失效了。

孰长？”自出任书院院长，至1897年驾鹤仙去，王韬主持下的科技命题，至少讨论了77个焦点问题，其中科技知识和富强治术类，占了47题。官商盛宣怀最注重实用，“问铁利为自强要务，汉阳厂基炉座，规模虽巨，大冶矿苗旺，开采如何合法？钢铁以畅销为先，如何推广销路，利不外传？若使官督商办，能为久经之计否？纺织相辅而行，今欲推广纱利，兼顾布局，如何妥善尽善？洋纱不用土花，如何改种洋棉，并使华棉有用？查纱业所知以对。”高规格的比赛评委委，吸引全国各地学人竞相参与，历年获奖者共计86名，以江苏、浙江和广东籍选手最多。其中，广东大埔五品顶戴贡生杨毓辉居然连续获奖15次，拿出了博取科举功名的斗志。而正途科甲榜上的邵慕尧、朱震甲、杨选青、张骏生和陈翼为5位举人，也不计较身份地位，与莘莘学子同台竞争，终于各获奖励一次。按照学者王尔敏的说法，“事实已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态度思想之真实转变”。显然，现代科技知识，已成为晚清读书人，绕不开的社会选择。格致书院遍及东南诸省，传统文人青睐现代知识，便是科技改变历史，科技改变人生的证据。120年前离世的海归王韬，正是西学东渐构建社会新局面的证人。